



国学精粹珍藏版

# 水浒传

卷二

原著 / 施耐庵  
主编 / 李志敏



原文·注释·解读

积淀文化 陶冶情操  
滋养心灵 启迪智慧

读传世典籍 赢智慧人生

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【国学精粹珍藏版】

（明）施耐庵◎著

# 水浒传

卷二

◎ 尽览中国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 ◎ 读传世典籍，赢智慧人生

——英雄终生的传世经典





## 第二十八回

###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

话说当下张青对武松说道：“不是小人心歹，比及都头去牢城营里受苦，不若就这里把两个公人做翻，且只在小人家里过几时。若是都头肯去落草时，小人亲自送至二龙山宝珠寺，与鲁智深相聚入伙如何？”武松道：“最是兄长好心，顾盼小弟。只是一件，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汉，这两个公人，于我分上，只是小心，一路上伏侍我来，我若害了他，天理也不容我。你若敬爱我时，便与我救起他两个来，不可害他。”张青道：“都头既然如此仗义，小人便救醒了。”

当下张青叫火家，便从剥人凳上搀起两个公人来。

张青便邀武松并两个公人到后园内，武松便让两个公人上面坐了，张青、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，孙二娘坐在横头。两个汉子轮番斟酒，来往搬摆盘馔。张青劝武松饮酒。至晚，取出那两口戒刀来，叫武松看了，果是镔铁打的，非一日之功。两个又说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，却是杀人放火的事。武松又说：“山东及时雨宋公明，仗义疏财，如此豪杰，如今也为事逃在柴大官人庄上。”两个公人听得，惊得呆了，只是下拜。武松道：“难得你两个送我这里了，终不成有害你之心。我等江湖上好汉们说话，你休要吃惊，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，你只顾吃酒，明日到孟州时，自有相谢。”当晚就张青家里歇了。

次日，武松要行，张青那里肯放，一连留住，管待了三日，武松忽然感激张青夫妻两个。论年齿，张青却长武松九年，因此张青便把武松结拜为弟。武松再辞了要行，张青又置酒送路，取出行李、包裹、缠袋来交还了，又送十来两银子与武松，把二三两零碎银子，赍发两个公人。武松就把这十两银子，一发与了两个公人；再带上行枷，依旧贴了封皮。张青和孙二娘送出门前，武松忽然感激，只得洒泪别了，取路投孟州来。

未及晌午，早来到城里。直至州衙，当厅投下了东平府文牒。州尹看了，收了武松，自押了回文，与两个公人回去，不在话下。随即却把武松帖发本处牢城营来。当日武松来到牢城营前，看见一座牌额，上书三个大字，写着道：“安平



寨”。公人带武松到单身房里，公人自去下文书，讨了收管，不必得说。

武松自到单身房里，早有十数个一般的囚徒，来看武松，说道：“好汉，你新到这里，包裹里若有人情的书信，并使用的银两，取在手头，少刻差拨到来，便可送与他，若吃杀威棒时，也打得轻。若没人情送与他时，端的狼狈！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，特地报你知道，岂不闻‘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’？我们只怕你初来不省得，通你得知。”武松道：“感谢你们众位指教我，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，若是他好问我讨时，便送些与他，若是硬问我要时，一文也没。”众囚徒道：“好汉，休说这话！古人道：‘不怕官，只怕管’，‘在人矮檐下，怎敢不底头。’只是小心便好。”说犹未了，只见一个道：“差拨官人来了。”众人都自散了。

武松解了包裹，坐在单身房里。只见那个人走将入来，问道：“那个是新到囚徒？”武松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差拨道：“你也是安眉带眼的人，直须要我开口说？你是景阳冈打虎的好汉，阳谷县做都头，只道你晓事，如何这等不达时务？你敢来我这里，猫儿也不吃你打了！”武松道：“你到来发话，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，半文也没，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！碎银有些，留了自买酒吃，看你怎地奈何我？没地里到把我发回阳谷县去不成！”那差拨大怒去了。又有众囚徒走拢来，说道：“好汉你和他强了，少间苦也！他如今去和管营相公说了，必然害你性命。”武松道：“不怕！随他怎么奈何我，文来文对，武来武对！”

正在那里说未了，只见三四个人来单身房里，叫唤新到囚人武松。武松应道：“老爷在这里，又不走了，大呼小喝做甚么！”那来的人把武松一带，带到点视厅前，那管营相公正在厅上坐，五六个军汉押武松在当面，管营喝叫除了行枷，说道：“你那囚徒，省得太祖武德皇帝旧制，但凡初到配军，须打一百杀威棒。那兜挖的，背将起来！”武松道：“都不要你众人闹动，要打便打，也不要兜挖，我若是躲闪一棒的，不是打虎好汉！从先打过的都不算，从新再打起，我若叫一声，便不是阳谷县为事的好男子！”两边看的人都笑道：“这痴汉弄死，且看他如何熬！”“要打便打毒些，不要人情棒儿，打我不快活！”两下众人都笑起来。

那军汉拿起棍来，吆呼一声。只见管营相公身边，立着一个人，六尺以上身材，二十四五年纪，白净面皮，三柳髭须，额头上缚着白手帕，身上穿着一领青纱上盖，把一条白绢搭膊络着手。那人便去管营相公耳朵边，略说了几句话，只见管营道：“新到囚徒武松，你路上途中，曾害甚病来？”武松道：“我于路不曾害，酒





也吃得，肉也吃得，饭也吃得，路也走得！”管营道：“这厮是途中得病到这里，我看他面皮才好，且寄下这顿杀威棒。”两边行杖的军汉，低低对武松道：“你快说病，这是相公将就你，你快只推曾害便了。”武松道：“不曾害，不曾害，打了倒干净！我不要留这一顿寄库棒，寄下倒是钩肠债，几时得了！”两边看的人都笑。管营也笑道：“想是这汉子，多管害热病了，不曾得汗，故出狂言。不要听他，且把去禁在单身房里。”

三四个军人，引武松依前送在单身房里。众囚徒都来问道：“你莫不有甚好相识书信，与管营么？”武松道：“并不曾有。”众囚徒道：“若没时，寄下这顿棒，不是好意，晚间必然来结果你！”武松道：“还是怎地来结果我？”众囚徒道：“他到晚，把两碗干黄仓米饭来与你吃了，趁饱带你去土牢里，把索子捆翻着，藁荐卷了你，塞了你七窍，颠倒竖在壁边，不消半个更次，便结果了你性命，这个唤做‘盆吊’。”武松道：“再有怎地安排我？”众人道：“再有一样，也是把你来捆了，却把一个布袋，盛一袋黄沙，将来压在你身上，也不消一个更次，便是死的，这个唤‘土布袋’。”武松又问道：“还有甚么法度害我？”众人道：“只是这两件怕人些，其余的也不打紧。”

众人说犹未了，只见一个军人，托着一个盒子入来，问道：“那个是新配来的武都头？”武松答道：“我便是，有甚么话说？”那人答道：“管营叫送点心在这里。”武松看时，一大铤酒，一盘肉，一盘子面，又是一大碗汁。武松寻思道：“敢是把这些点心与我吃了，却来对付我？我且落得吃了，却又理会。”

不多时，那个人又和一个汉子两个来，一个提着浴桶，一个提一大桶汤，来看着武松道：“请都头洗浴。”武松想道：“不要等我洗浴了来下手？我也不怕他，且落得洗一洗。”那两个汉子安排倾下汤，武松跳在浴桶里面，洗了一回；随即送过浴裙手巾，教武松拭了，穿了衣裳。一个自把残汤倾了，提了浴桶去。一个便把藤簟、纱帐将来挂起，铺了藤簟，放个凉枕，叫了安置，也回去了。武松把门关上，拴了，自在里面思想道：“这个是个甚意思？随他便了，且看如何。”放倒头，便自睡了。一夜无事。

天明起来，才开得房门，只见夜来那个人，提着桶洗面汤进来，教武松洗了面，又取漱口水漱了口；又带个篦头待诏来，替武松篦了头，绾个髻子，裹了巾帨。又是一个人，将个盒子入来，取出菜蔬下饭，一大碗肉汤，一大碗饭。武松想道：



“由你走道儿，我且落得吃了。”武松吃罢饭，便是一盏茶。却才茶罢，只见送饭的那个人来请道：“这里不好安歇，请都头去那壁房里安歇，搬茶搬饭却便当。”武松道：“这番来了！我且跟他去，看如何？”一个便来收拾行李被卧，一个引着武松，离了单身房里，来到前面一个去处。推开房门来，里面干干净净的床帐，两边都是新安排的桌凳什物。武松来到房里看了，存想道：“我只道送我入土牢里去，却如何来到这般去处？比单身房好生齐整！”武松坐到日中，那个人又将一个提盒子人来，手里提着一注子酒。将到房中，打开看时，排下四般果子，一只熟鸡，又有许多蒸卷儿。那人便把熟鸡来撕了，将注子里好酒筛下，请都头吃。武松心里忖道：“毕竟是何如？”到晚又是许多下饭，又请武松洗浴了，乘凉，歇息。武松自思道：“众囚徒也是这般说，我也是这般想，却怎地这般请我？”

到第三日，依前又是如此送饭送酒。

话休絮烦。武松自到那房里，住了数日，每日好酒好食，搬来请武松吃，并不见害他的意。武松心里正委决不下，当日晌午，那人又搬将酒食来。武松忍耐不住，按定盒子问那人道：“你是谁家伴当？怎地只顾将酒食来请我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小人前日已禀都头说了，小人是管营相公家里体己人。”武松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每日送的酒食，正是谁教你将来请我？吃了怎地？”那人道：“是管营相公家里的小管营，教送与都头吃。”武松道：“我是个囚徒犯罪的人，又不曾有半点好处到管营相公处，他如何送东西与我吃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如何省得？小管营分付道，教小人且送半年三个月却说话。”武松道：“却又作怪！终不成将息得我肥胖了，却来结果我。这个闷葫芦，教我如何猜得破？这酒食不明，我如何吃得安稳？你只说与我，你那小管营是甚么样人？在那里曾和我相会？我便吃他的酒食。”那个人道：“便是前日都头初来时，厅上立的那个白手帕包头，络着右手那人，便是小管营。”武松道：“莫不是穿青纱上盖，立在管营相公身边的那个人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。”武松道：“我待吃杀威棒时，敢是他说救了我，是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。”武松道：“却又跷蹊！我自是清河县人氏，他自是孟州人，自来素不相识，如何这般看觑我，必有个缘故。我且问你，那小管营姓甚名谁？”那人道：“姓施，名恩，使得好拳棒，人都叫他做‘金眼彪’施恩。”武松听了道：“想他必是个好男子，你且去请他出来，和我相见了，这酒食便可吃你的。你若不请他出来和我厮见时，我半点儿也不吃。”那人道：“小管营分付小人道，休要说知备细，教小人待半年三个





月，方才说知相见。”武松道：“休要胡说！你只去请小管营出来，和我相会了便罢。”那人害怕，哪里肯去？

武松焦躁起来，那人只得去里面说知。多时，只见施恩从里面跑将出来，看着武松便拜。武松慌忙答礼，说道：“小人是个治下囚徒，自来未曾拜识尊颜，前日又蒙救了一顿大棒，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，甚是不当，又没半点儿差遣，正是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。”施恩答道：“小弟久闻兄长大名，如雷灌耳，只恨云程阻隔，不能彀相见。今日幸得兄长到此，正要拜识威颜，只恨无物款待，因此怀羞，不敢相见。”武松问道：“却才听得伴当所说，且教武松过半年三个月，却有话说，正是小管营要与小人说甚话？”施恩道：“村仆不省得事，脱口便对兄长说知道，却如何造次说得？”武松道：“管营恁地时，却是秀才要！倒教武松憋破肚皮，闷了怎地过得！你且说，正是要我怎地？”施恩道：“既是村仆说出了，小弟只得告诉。因为兄长是个大丈夫，真男子，有件事欲要相央，除是兄长便行得。只是兄长远路到此，气力有亏，未经完足，且请将息半年三五个，待兄长气力完足，那时却对兄长说知备细。”武松听了，呵呵大笑道：“管营听禀，我去年害了三个月疟疾，景阳冈上，酒醉里打翻了一只大虫，也只三拳两脚，便自打死了，何况今日！”施恩道：“而今且未可说，且等兄长再将养几时，待贵体完完备备，那时方敢告诉。”武松道：“只是道我没气力了，既是如此说时，我昨日看见天王堂前那个石墩，约有多少斤重？”施恩道：“恐怕有三五百斤重。”武松道：“我且和你去看看，武松不知拔得动也不？”施恩道：“请吃罢酒了同去。”武松道：“且去了回来吃未迟。”

两个来到天王堂前，众囚徒见武松和小管营同来，都躬身唱喏。武松把石墩略摇一摇，大笑道：“小人真个娇惰了，那里拔得动！”施恩道：“三五百斤石头，如何轻视得他？”武松笑道：“小管营也信真个拿不起？你众人且躲开，看武松拿一拿。”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脱下来，拴在腰里，把那个石墩只一抱，轻轻地抱将起来；双手把石墩只一撇，扑地打下地里一尺来深。众囚徒见了，尽皆骇然。武松再把右手去地里一提，提将起来，望空只一掷，掷起去离地一丈来高；武松双手只一接，接来轻轻地放在原旧安处。回过身来，看着施恩并众囚徒，面上不红，心头不跳，口里不喘。施恩近前，抱住武松便拜，道：“兄长非凡人也，真天神！”众囚徒一齐都拜道：“真神人也！”



施恩便请武松到私宅堂上，请坐了，武松道：“小管营，今番须用说知，有甚事使令我去？”施恩道：“且请少坐，待家尊出来相见了时，却得相烦告诉。”武松道：“你要教人干事，不要这等儿女相，恁地不是干事的人了，便是一刀一割的勾当，武松也替你去干。若是有些谄佞的，非为人也！”那施恩叉手不离方寸，才说出这件事来。有分教：武松显出那杀人的手段，重施这打虎的威风。

毕竟施恩对武松说出甚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

话说当时施恩向前说道：“兄长请坐，待小弟备细告诉衷曲之事。”武松道：“小管营，不要文文诌诌，只拣紧要的话直说来。”施恩道：“小弟自幼从江湖上师父，学得些小枪棒在身，孟州一境，起小弟一个诨名，叫做金眼彪。小弟此间东门外，有一座市井，地名唤做快活林，但是山东、河北客商们，都来那里做买卖，有百十处大客店，三二十处赌坊、兑坊。往常时，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，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拚命囚徒，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，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里。但有过路妓女之人，到那里来时，先要来参见小弟，然后许他去趁食。那许多去处，每朝每日，都有闲钱，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，如此赚钱。近来被这本营内张团练，新从东路州来，带一个人到此。那厮姓蒋名忠，有九尺来长身材，因此江湖上起他一个诨名，叫做‘蒋门神’。那厮不特长大，原来有一身好本事，使得好枪棒，拽拳飞脚，相扑为最，自夸大言道：‘三年上泰岳争交，不曾有对，普天之下，没我一般的了！’因此来夺小弟的道路，小弟不肯让他，吃那厮一顿拳脚打了，两个月起不得床。前日兄长来时，兀自包着头，兜着手，直到如今疮痕未消。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厮打，他却有张团练那一班儿正军，若是闹将起来，和营中先自折理，有这一点无穷之恨，不能报得。久闻兄长是个大丈夫，怎地得兄长与小弟出得这口无穷之怨气，死而瞑目！只恐兄长远路辛苦，气未完，力未足，因此且教将息半年三月，等贵体气完力足，方请商议。不期村仆脱口失言说了，小弟当





以实告。”

武松听罢，呵呵大笑，便问道：“那蒋门神还是几颗头，几条臂膊？”施恩道：“也只是一颗头，两条臂膊，如何有多？”武松笑道：“我只道他三头六臂，有那吒的本事，我便怕他！原来只是一颗头，两条臂膊，既然没那吒的模样，却如何怕他？”施恩道：“只是小弟力薄艺疏，便敌他不过。”武松道：“我却不是说嘴，凭着我胸中本事，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汉，不明道德的人！既是恁地说了，如今却在这里做甚么？有酒时，拿了去路上吃。我如今便和你去，看我把这厮和大虫一般结果他！拳头重时打死了，我自偿命！”施恩道：“兄长少坐，待家尊出来相见了，当行即行，未敢造次。”

正在那里劝不住，只见屏风背后转出老管营来，叫道：“义士，老汉听你多时也！今日幸得相见义士一面，愚男如拨云见日一般，且请到后堂少叙片时。”武松跟了到里面，老管营道：“义士且请坐。”武松道：“小人是个囚徒，如何敢对相公坐地？”老管营道：“义士休如此说，愚男万幸，得遇足下，何故谦让？”武松听罢，唱个无礼喏，相对便坐了，施恩却立在面前。武松道：“小管营如何却立地？”施恩道：“家尊在上相陪，兄长请自尊便。”武松道：“恁地时，小人却不自在。”老管营道：“既是义士如此，这里又无外人。”便教施恩也坐了。仆人搬出酒肴、果品、盘饌之类，老管营亲自与武松把盏，说道：“义士如此英雄，谁不钦敬！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买卖，非为贪财好利，实是壮观孟州，增添豪侠气象。不期今被蒋门神倚势豪强，公然夺了这个去处，非义士英雄，不能报仇雪恨！义士不弃愚男，满饮此杯，受愚男四拜，拜为长兄，以表恭敬之心。”武松答道：“小人有何才学，如何敢受小管营之礼？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！”当下饮过酒，施恩纳头便拜了四拜。武松连忙答礼，结为弟兄。当日武松欢喜饮酒，吃得大醉了，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。不在话下。

次日早饭罢，吃了茶，施恩与武松，去营前闲走了一遭。回到客房里，说些枪法，较量些拳棒。看看晌午，邀武松到家里，只具着数杯酒相待，下饭按酒，不记其数。武松正要吃酒，见他只把按酒添来相劝，心中不在意。吃了晌午饭，起身别了，回到客房里坐地。只见那两个仆人，又来伏侍武松洗浴。武松问道：“你家小管营，今日如何只将肉食出来请我，却不多将些酒出来与我吃。是甚意故？”仆人答道：“不敢瞒都头说，今早老管营和小管营议论，今日本是要央都头



去，怕都头夜来酒多，恐今日中酒，怕误了正事，因此不敢将酒出来。明日正要央都头去干正事。”武松道：“恁地时，道我醉了，误了你大事？”仆人道：“正是这般计较。”

当夜武松巴不得天明。早起来洗漱罢，头上裹了一顶万字头巾，身上穿了一领土色布衫，腰里系条红绢搭膊，下面腿絛护膝，八搭麻鞋，讨了一个膏药，贴了脸上金印。施恩早来请去家里吃早饭，武松吃了茶饭罢，施恩便道：“后槽有马，备来骑去。”武松道：“我又不脚小，骑那马怎地？只要依我一件事。”施恩道：“哥哥但说不妨，小弟如何敢道不依？”武松道：“我和你出得城去，只要还我无三不过望。”施恩道：“兄长，如何无三不过望？小弟不省其意。”武松笑道：“我说与你，你要打蒋门神时，出得城去，但遇着一个酒店，便请我吃三碗酒，若无三碗时，便不过望子去，这个唤做无三不过望。”施恩听了，想道：“这快活林离东门，去有十四五里田地，算来卖酒的人家，也有十二三家。若要每店吃三碗时，恰好有三十五六碗酒。才到得那里，恐哥哥醉了，如何使得？”武松大笑道：“你怕我醉了没本事，我却是没酒没本事，带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，五分酒五分本事，我若吃了十分酒，这气力不知从何而来！若不是酒醉后了胆大，景阳冈上如何打得这只大虫？那时节我须烂醉了，好下手，又有力，又有势！”施恩道：“却不知哥哥是恁地！家下有的是好酒，只恐哥哥醉了失事，因此夜来不敢将酒出来，请哥哥深饮。既是哥哥酒后愈有本事时，恁地先教两个仆人，自将了家里好酒、果品、肴馔，去前路等候，却和哥哥慢慢地饮将去。”武松道：“恁么却才中我意！去打蒋门神，教我也有些胆量。没酒时，如何使得手段出来？还你今朝打倒那厮，教众人大笑一场！”施恩当时打点了，叫两个仆人，先挑食箩酒担，拿了些铜钱去了。老管营又暗暗地选拣了一二十条壮健大汉，慢慢的随后来接应，都分付下了。

且说施恩和武松两个，离了安平寨，出得孟州东门外来，行过得三五百步，只见官道旁边，早望见一座酒肆，望子挑出在檐前。那两个挑食担的仆人，已先在那里等候。施恩邀武松到里面坐下，仆人已先安下肴馔，将酒来筛。武松道：“不要小盏儿吃，大碗筛来，只斟三碗。”仆人排下大碗，将酒便斟。武松也不谦让，连吃了三碗便起身。仆人慌忙收拾了器皿，奔前去了。武松笑道：“却才去肚里发一发，我们去休。”两个便离了这座酒肆，出得店来。此时正是七月间天气，炎暑未消，金风乍起，两个解开衣襟，又行不得一里多路，来到一处，不村不





郭,却早又望见一个酒旗儿,高挑出在树林里。来到林木丛中看时,却是一座卖村醪小酒店。施恩立住了脚问道:“此间是个村醪酒店,也算一望么?”武松道:“是酒望,须饮三碗,若是无三,不过去便了。”两个人来坐下,仆人排了酒碗果品,武松连吃了三碗,便起身走。仆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,赶前去了。两个出得店门来。又行不到一二里,路上又见个酒店。武松入来,又吃了三碗便走。

话休絮繁。武松、施恩两个一处走着,但遇酒店便入去吃三碗,约莫也吃过十来处酒肆,施恩看武松时,不十分醉。武松问施恩道:“此去快活林,还有多少路?”施恩道:“没多了,只在前面远远地望见那个林子便是。”武松道:“既是到了,你且在别处等我,我自去寻他。”施恩道:“这话最好,小弟自有安身去处,望兄长在意,切不可轻敌。”武松道:“这个却不妨,你只要叫仆人送我,前面再有酒店时,我还要吃。”施恩叫仆人仍旧送武松,施恩自去了。

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,再吃过十来碗酒。此时已有午牌时分,天色正热,却有些微风。武松酒却涌上来,把布衫摊开。虽然带着五七分酒;却装做十分醉的,前颠后偃,东倒西歪。来到林子前,仆用手指道:“只前头丁字路口,便是蒋门神酒店。”武松道:“既是到了,你自去躲得远着,等我打倒了,你们却来。”武松抢过林子背后,见一个金刚来大汉,披着一领白布衫,撒开一把交椅,拿着蝇拂子,坐在绿槐树下乘凉。武松假醉佯颠,斜着眼看了一看,心中自忖道:“这个大汉,一定是蒋门神了。”直抢过去。

又行不到三五十步,早见丁字路口一个大酒店,檐前立着望竿,上面挂着一个酒望子,写着四个大字道:“河阳风月。”转过来看时,门前一带绿油栏杆,插着两把销金旗,每把上五个金字,写道:“醉里乾坤大,壶中日月长。”

武松却敲着桌子叫道:“卖酒的主人家在那里?”一个当头酒保过来,看着武松道:“客人,要打多少酒?”武松道:“打两角酒,先把些来尝看。”那酒保去柜上,叫那妇人舀两角酒下来,倾放桶里,烫一碗过来道:“客人尝酒。”武松拿起来闻一闻,摇着头道:“不好,不好!换将来!”酒保见他醉了,将来柜上道:“娘子,胡乱换些与他。”那妇人接来,倾了那酒,又舀些上等酒下来。酒保将去,又烫一碗过来。武松提起来咂一咂,叫道:“这酒也不好,快换来,便饶你!”酒保忍气吞声,拿了酒去柜边道:“娘子胡乱再换些好的与他,休和他一般见识。这客人醉了,只要寻闹相似,便换些上好的与他罢。”那妇人又舀了一等上色的好酒来与



酒保，酒保把桶儿放在面前，又烫一碗过来。武松吃了道：“这酒略有些意思。”问道：“过卖，你那主人家姓甚么？”酒保答道：“姓蒋。”武松道：“却如何不姓李？”那妇人听了道：“这厮那里吃醉了，来这里讨野火么？”酒保道：“眼见得是个外乡蛮子，不省得了，在那里放屁！”武松问道：“你说甚么？”酒保道：“我们自说话，客人，你休管，自吃酒。”武松道：“过卖，叫你柜上那妇人下来，相伴我吃酒。”酒保喝道：“休胡说！这是主人家娘子。”武松道：“便是主人家娘子，待怎地？相伴我吃酒，也不打紧！”那妇人大怒，便骂道：“杀才！该死的贼！”推开柜身子，却待奔出来。

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脱下，上半截揣在怀里，便把那桶酒只一泼，泼在地上，抢入柜身子里，却好接着那妇人，武松手硬，那里挣扎得？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胯，一手把冠儿捏做粉碎，揪住云髻，隔柜身子提将出来，望浑酒缸里只一丢，听得扑通的一声响，可怜这妇人，正被直丢在大酒缸里。

一个搗子径奔去报了蒋门神，蒋门神听说，吃了一惊，踢翻了交椅，丢去蝇拂子，便钻将来。武松却好迎着，正在大阔路上撞见。蒋门神虽然长大，近因酒色所迷，淘虚了身子，先自吃了那一惊。奔将来，那步不曾停住，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，又有心来算他？蒋门神见了武松，心里先欺他醉，只顾赶将入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武松先把两个拳头，去蒋门神脸上虚影一影，忽地转身便走。蒋门神大怒，抢将来，被武松一飞脚踢起，踢中蒋门神小腹上，双手按了，便蹲下去。武松一踅，踅将过来，那只右脚早踢起，直飞在蒋门神额角上，踢着正中，望后便倒。武松追入一步，踏住胸脯，提起这醋钵儿大小拳头，望蒋门神头上便打。

原来说过的打蒋门神扑手，先把拳头虚影一影，便转身，却先飞起左脚，踢中了，便转过身来，再飞起右脚。这一扑，有名唤做玉环步，鸳鸯脚。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实学，非同小可，打得蒋门神在地下叫饶。武松喝道：“若要我饶你性命，只要依我三件事。”蒋门神在地下叫道：“好汉饶我！休说三件，便是三百件，我也依得。”武松指定蒋门神，说出那三件事来。

毕竟武松说出那三件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

## 第三十回

###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

话说当时武松踏住蒋门神在地下道：“若要我饶你性命，只依我三件事便罢。”蒋门神便道：“好汉但说，蒋忠都依。”武松道：“第一件，要你便离了快活林，将一应家火什物，随即交还原主金眼彪施恩。谁教你强夺他的？”蒋门神慌忙应道：“依得，依得。”武松道：“第二件，我如今饶了你起来，你便去央请快活林为头的英雄豪杰，都来与施恩陪话。”蒋门神道：“小人也依得。”武松道：“第三件，你从今日交割还了，便要你离了这快活林，连夜回乡去，不许你在孟州住！在这里不回去时，我见一遍，打你一遍，我见十遍，打十遍！轻则打你半死，重则结果了你命！你依得么？”蒋门神听了，要挣扎性命，连声应道：“依得，依得！蒋忠都依。”武松就地下提起蒋门神来，看时，早已脸青嘴肿，脖子歪在半边，额角头流出鲜血来。武松指着蒋门神说道：“休言你这厮鸟蠢汉，景阳冈上那只大虫，也只三拳两脚，我兀自打死了！量你这个，直得甚的！快交割还他，但迟了些个，再是一顿，便一发结果了你这厮！”蒋门神此时方才知是武松，只得喏喏连声告饶。

正说之间，只见施恩早到，带领着三二十个悍勇军健，都来相帮。却见武松赢了蒋门神，不胜之喜，团团拥定武松。武松指着蒋门神道：“本主已自在这里了，你一面便搬，一面快去请人来陪话。”蒋门神只有照做的话。

武松叫施恩在蒋门神上首坐定，各人面前放只大碗，叫把酒只顾筛来。酒至数碗，武松开口道：“众位高邻，都在这里。我武松，自从阳谷县杀了人，配在这里，便听得人说道：‘快活林这座酒店，原是小施管营造的屋宇等项买卖，被这蒋门神倚势豪强，公然夺了，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饭。’你众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，我和他并无干涉。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。我若路见不平，真乃拔刀相助，我便死也不怕！今日我本待把蒋家这厮，一顿拳脚打死，就除了一害。我看你众高邻面上，权寄下这厮一条性命。我今晚便要他投外府去，若不离了此间，我再撞见时，景阳冈上大虫，便是模样！”众人才知道，他是景阳冈上打虎的



武都头，都起身替蒋门神陪话道：“好汉息怒，教他便搬了去，奉还本主。”那蒋门神吃他一下，那里敢再做声？施恩便点了家火什物，交割了店肆。蒋门神羞惭满面，相谢了众人，自唤了一辆车儿，就装了行李，起身去了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武松邀众高邻，直吃得尽醉方休。至晚，众人散了，武松一觉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。

却说施老管营，听得儿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，自骑了马，直来店里相谢武松，连日在店内饮酒作贺。快活林一境之人，都知武松了得，哪一个不来拜见武松？自此重整店面，开张酒肆，老管营自回安平寨理事。施恩使人打听蒋门神带了老小，不知去向，这里只顾自做买卖，且不去理他。就留武松在店里居住。自此施恩的买卖，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，各店里并各赌坊兑坊，加利倍送闲钱来与施恩。施恩得武松争了这口气，把武松似爷娘一般敬重。施恩自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。不在话下。

荏苒光阴，早过了一月之上。炎威渐退，玉露生凉，金风去暑，已及新秋。有话即长，无话即短。当日施恩正和武松，在店里闲坐说话，论些拳棒枪法，只见店门前两三个军汉，牵着一匹马，来店里寻问主人道：“那个是打虎的武都头？”施恩却认得是孟州守御兵马都监张蒙方衙内亲随人，施恩便向前问道：“你们寻武都头则甚？”那军汉说道：“奉都监相公钧旨，闻知武都头是个好男子，特地差我们将马来取他。相公有钧贴在此。”施恩看了，寻思道：“这张都监，是我父亲的上司官，属他调遣。今者武松又是配来的囚徒，亦属他管下，只得教他去。”施恩便对武松道：“兄长，这几位郎中，是张都监相公处差来取你。他既着人牵马来，哥哥心下如何？”武松是个刚直的人，不知委曲，便道：“他既是取我，只得走一遭，看他有甚话说。”随即换了衣裳巾帻，带了个小伴当，上了马，一同众人投孟州城里来。

到得张都监宅前，下了马，跟着那军汉，直到厅前恭见张都监。那张蒙方在厅上，见了武松来，大喜道：“教进前来相见。”武松到厅下，拜了张都监，叉手立在侧边。张都监便对武松道：“我闻知你是个大丈夫，男子汉，英雄无敌，敢与人同死同生。我帐前见缺恁地一个人，不知你肯与我做亲随体己人么？”武松跪下称谢道：“小人是个牢城营内囚徒，若蒙恩相抬举，小人当以执鞭随镫，伏侍恩相。”张都监大喜，便叫取果盒酒出来。张都监亲自赐了酒，叫武松吃得大醉，就



前厅廊下,收拾一间耳房,与武松安歇。次日,又差人去施恩处,取了行李来,只在张都监家宿歇。早晚都监相公,不住地唤武松进后堂与酒与食,放他穿房入户,把做亲人一般看待。又叫裁缝,与武松彻里彻外做秋衣。武松见了,也自欢喜,心里寻思道:“难得这个都监相公,一力要抬举我。自从到这里住了,寸步不离,又没工夫去快活林与施恩说话。虽是他频频使人来相看我,多管是不能入宅里来。”

武松自从在张都监宅里,相公见爱,但是人有些公事来央浼他的,武松对都监相公说了,无有不依。外人俱送些金银、财帛、缎匹等件。武松买个柳藤箱子,把这送的东西,都锁在里面。不在话下。

时光迅速,却早又是八月中秋。张都监向后堂深处,鸳鸯楼下,安排筵席,庆赏中秋,叫唤武松到里面饮酒。武松见夫人宅眷,都在席上,吃了一杯,便待转身出来。张都监唤住武松问道:“你哪里去?”武松答道:“恩相在上,夫人宅眷在此饮宴,小人理合回避。”张都监大笑道:“差了!我敬你是个义士,特地请将你来一处饮酒,如自家一般,何故却要回避?”便教坐了,武松道:“小人是个囚徒,如何敢与恩相坐地?”张都监道:“义士,你如何见外?此间又无外人,便坐不妨。”武松三回五次谦让告辞,张都监那里肯放,定要武松一处坐地。武松只得唱个无礼喏,远远地斜着身坐下。张都监着丫嬛养娘,相劝一杯两盏。看看饮过五七杯酒,张都监叫抬上果桌饮酒。又进了一两套食,次说些闲话,问了些枪法。张都监道:“大丈夫饮酒,何用小杯!”叫取大银赏钟,斟酒与义士吃,连珠箭劝了武松几钟。看看月明光彩,照入东窗。武松吃得半醉,却都忘了礼数,只顾痛饮。张都监叫唤一个心爱的养娘,叫做玉兰,出来唱曲。张都监指着玉兰道:“这里别无外人,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头在此,你可唱个中秋对月时景的曲儿,教我们听则个。”玉兰唱的是个《水调歌》。

这玉兰唱罢,放下象板,又各道了一个万福,立在一边。张都监又道:“玉兰,你可把一巡酒。”这玉兰应了,便拿了一副劝盘,丫嬛斟酒,先递了相公,次递了夫人,第三便劝武松饮酒。张都监叫斟满着,武松那里敢抬头?起身远远地接过酒来,唱了相公、夫人两个大喏,拿起酒来,一饮而尽,便还了盏子。张都监指着玉兰对武松道:“此女颇有些聪明,不惟善知音律,亦且极能针指。如你不嫌低微,数日之间,择了良时,将来与你做个妻室。”武松起身再拜道:“量小人何者

之人，怎敢望恩相宅眷为妻？枉自折武松的草料。”张都监笑道：“我既出了此言，必要与你，你休推故阻，我必不负约。”当时一连又饮了十数杯酒，约莫酒涌上来，恐怕失了礼节，便起身拜谢了相公、夫人，出到前厅廊下房门前。开了门，觉道酒食在腹，未能便睡，去房里脱了衣裳，除了巾帨，拿条哨棒，来庭心里月明下，使几回棒，打了几个轮头。仰面看天时，约有三更时分。

武松进到房里，却待脱衣去睡，只听得后堂里一片声叫起有贼来。武松听得到道：“都监相公如此爱我，他后堂内有贼，我如何不去救护？”武松献勤，提了一条哨棒，径抢入后堂里来。只见那个唱的玉兰，慌慌张张走出来，指道：“一个贼，奔入后花园里去了！”武松听得这话，提着哨棒，大踏步直赶入花园里去寻时，一周遭不见。复翻身却奔出来，不提防黑影里撇出一条板凳，把武松一交绊翻，走出七八个军汉，叫一声：“捉贼！”就地下把武松一条麻索绑了。武松急叫道：“是我！”那众军汉那里容他分说？

只见堂里灯烛荧煌，张都监坐在厅上，一片声叫道：“拿将来！”众军汉把武松一步一棍，打到厅前。武松叫道：“我不是贼，是武松！”张都监看了大怒，变了面皮，喝骂道：“你这个贼配军，本是贼眉贼眼贼心贼肝的人，我倒抬举你一力成人，不曾亏负了你半点儿，却才教你一处吃酒，同席坐地，我指望要抬举与你个官，你如何却做这等的勾当？”武松大叫道：“相公，非干我事！我来捉贼，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贼？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，不做这般的事！”张都监喝道：“你这厮休赖！且把他押去他房里，搜看有无赃物。”众军汉把武松押着，径到他房里，打开他那柳藤箱子，看时，上面都是些衣服，下面却是些银酒器皿，约有一二百两赃物。武松见了，也自目瞪口呆，只叫得屈。众军汉把箱子抬出厅前，张都监看了，大骂道：“贼配军！如此无礼，赃物正在你箱子里搜出来，如何赖得过！常言道：‘众生好度人难度。’原来你这厮外貌象人，倒有这等禽心兽肝！既然赃证明白，没话说了。”连夜便把赃物封了，且叫：“送去机密房里监收，天明却和这厮说话！”武松大叫冤屈，哪里肯容他分说？众军汉扛了赃物，将武松送到机密房里收管了。张都监连夜使人去对知府说了，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钱。

次日天明，知府方才坐厅，左右缉捕观察，把武松押至当厅，赃物都扛在厅上。张都监家心腹人，赍着张都监被盗的文书，呈上知府看了。那知府喝令左右，把武松一索捆翻。牢子节级，将一束问事狱具，放在面前。武松却待开口分





说,知府喝道:“这厮原是远流配军,如何不做贼?一定是一时见财起意。既是赃证明白,休听这厮胡说,只顾与我加力打!”那牢子狱卒,拿起批头竹片,雨点的打下来。武松情知不是话头,只得屈招做:“本月十五日,一时见本官衙内许多银酒器皿,因而起意,至夜乘势窃取入己。”与了招状。知府道:“这厮正是见财起意,不必说了,且取枷来钉了监下。”牢子将过长枷,把武松枷了,押下死囚牢里监禁了。

武松下到大牢里,寻思道:“叵耐张都监那厮,安排这般圈套坑陷我!我若能彀挣得性命出去时,却又理会。”牢子狱卒,把武松押在大牢里,将他一双脚昼夜匡着,又把木杻钉住双手,那里容他些松宽。

话里却说施恩,已有人报知此事,慌忙入城来和父亲商议。老管营道:“眼见得是张团练替蒋门神报仇,买嘱张都监,却设出这条计策陷害武松。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钱,受了人情贿赂,众人以此不由他分说,必然要害他性命。我如今寻思起来,他须不该死罪,只是买求两院押牢节级,便好可以存他性命,在外却又别作商议。”施恩道:“见今当牢节级姓康的,和孩儿最过得好,只得去求饶他如何?”老管营道:“他是为你吃官司,你不去救他,更待何时?”

施恩将了一二百两银子,役投康节级,却在牢未回,施恩教他家着人去牢里说知。不多时,康节级归来,与施恩相见。施恩把上件事,一一告诉了一遍。康节级答道:“不瞒兄长说,此一件事,皆是张都监和张团练两个,同姓结义做兄弟,见今蒋门神躲在张团练家里,却央张团练买嘱这张都监,商量设出这条计来。一应上下之人,都是蒋门神用贿赂,我们都接了他钱。厅上知府,一力与他作主,定要结果武松性命,只有当案一个叶孔目不肯,因此不敢害他。这人忠直仗义,不肯要害平人,以此武松还不吃亏。今听施兄所说了,牢中之事,尽是我自维持,如今便去宽他,今后不教他吃半点儿苦。你却快央人去,只嘱叶孔目,要求他早断出去,便可救得他性命。”施恩取一百两银子与康节级,康节级哪里肯受,再三推辞,方才收了。施恩又回营里寻一个知契的人往叶孔目处走了一遭。

次日,施恩安排了许多酒馔,甚是齐备,来央康节级引领,直进大牢里看视武松,见面送饭。此时武松已自得康节级看觑,将这刑禁都放宽了。施恩又取三十两银子,分俵与众小牢子。取酒食叫武松吃了,施恩附耳低言道:“这场官司,明明是都监替蒋门神报仇,陷害哥哥。你且宽心,不要忧念,我已央人和叶孔目

